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珊瑚岛上的死光

 **eBOOK**  
内网资料 免费下载

## 在时间的铅幕后面

童恩正

〔片断〕

1988年10月5日，中国四川兴汉县七星冈。

位于邛崃山脉东部的七星冈，原来是一座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小山冈，草木丛生，人迹罕至。可是今天，这里却聚集了一大群科学家和文物部门的行政官员。在山冈的顶部，一个5米见方的探坑已经挖到了3米的深度。几座帐篷搭在离探坑不远的地方，帐篷里设置着几台精密的仪器。汽油发电机嗒嗒地响着，荧光屏上脉冲波跳动，仪表板上红绿指示灯在闪烁，打印机不停地向外吐着印有一行行数字的资料。

“20厘米以下有异物。”

“地磁异常。”

“土壤电阻异常。”

全部探测结果都送到了守候在探坑边上的欧阳去非手上。

欧阳去非，这个近年来声誉鹊起，蜚声国内外的考古学家，今年才35岁。他的身材很高，有1.8米，但是体格匀称，肌肉强健，脸庞略嫌瘦削，高额直鼻，浓眉薄唇，充满了男性的刚毅之气，特别是嘴角两条与年龄不相称的深深的皱纹，暗示出他历经坎坷岁月、性格坚强。

今天是欧阳去非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在七星冈上对古代蜀国蚕丛王的宝藏坑进行考古发掘，完全是根据他的建议而进行的。这项工作的成败，关系到他的声誉和前途。现在，这谜底已经揭晓了。

几个技工在坑底继续挖掘。现在谁都可以看到，土壤的颜色由黄色变成了棕色，土壤的质地由紧密变得疏松，其中还夹杂一些碎陶片和炭屑。这意味着很多个世纪以前，有人曾经在这里挖掘过一个深坑，然后再将当时地表的土壤了回去。

欧阳去非的心狂跳起来，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世人所追求的蚕丛王的宝藏，真的就埋在这薄薄的土层下面吗？在这紧要关头，他反而紧张得难以抑制自己了。

围在探坑边上的人群，也都看到了这一变化。他们都是内行。这么多双敏锐的眼睛，都捕捉到了同一信息--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也许即将揭开帷幕了。

欧阳去非要挖土的技工都回到探坑上面去，他自己取过一柄轻巧的工兵铲，把坑底的土又刮掉了一层。现在他的信心更增强了。长期的文物工作经验，使他锻炼出了一种第六感官，就像猎人接近猎物，淘金者接近了金脉一样，他听到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轻轻地在提醒他：“近了，你已经很靠近这个千古之谜了。”

于是他换上一柄小小的手铲，小心翼翼地刮去坑底的浮土。他先看到了土壤中沾染的绿色铜锈，然后又看到了一件铜器的一角。他抑制着内心的兴奋，屏住呼吸，利用毛刷和手铲，开始清除铜器周围的积土。从这一瞬间开始，一切焦虑、疲乏和整个外部世界，在他的头脑中已经不再存在了。

两个小时以后，这件铜器的轮廓已经全部清除出来。它是一座高1.82米的青铜铸像，深目巨耳，面容凝重，戴高冠，着燕尾形长袍，赤足，站在一个高70厘米的镂花铜座上。

一对镶嵌着黑宝石的眼睛，冷漠地瞪视着这陌生的世界。

围在探坑周围的科学家和官员们，全都被这意外的发现震住了。除了一片感叹的声音以外，没有人能说出一句话来。

还是欧阳去非最早恢复了理智。他迅速安排了人力，扩大探坑的范围，并且连夜工作。

到第二天傍晚，一件件的旷世奇珍，逐渐暴露在人们惊愕的目光之下。这里面有20多件真人大小的青铜铸造的人头像，表情各异，发式不一；有五件高达90厘米、宽1.2米的巨型青铜面具；有两件高达3米多的青铜神树，树干上盘着一条龙，枝叶上悬着各种奇鸟怪兽；有一根长1.4米的黄金权杖，顶端装饰着青铜的鸟头；还有大量的金砖、金箔、宝石；有数不清的象牙……而这一切，都是中国考古学上从未发现过的新奇的文物。

当晚，从四川省政府到北京的国务院，全都知道了这一惊人的消息。于是武装警察迅速保护了现场，有关的专家从全国各地赶来，各种测试工作加紧进行。

对宝藏坑所含的有机物标本的放射性碳素测定和对陶片的热释光测定都证明，这批文物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12世纪，相当于商代的末期，这确实与历史记载中蚕丛王活动的时代相一致。

一直到三个月以后，大致的情况已经明确，有关部门才在北京向中外记者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会议主持人宣读了一项新闻公报，公报最后是这样结束的：“四川兴汉县宝藏坑的发现，揭示了古代蜀国早已消失了的高度文明，证明川西是古代中国的另一文化中心。”

“宝藏坑所在位置，是由青年考古学家欧阳去非所确定的。根据他的推测，这仅仅是蜀国的蚕丛王埋宝的七个坑之一。除了1935年当地农民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装满了玉器的坑和这次发掘的一个坑以外，估计还有另外五个宝藏坑，其位置都由欧阳去非精确测定，中国文物部门将在适当时候再加以发掘。”

“这批已经出土的文物和将要出土的文物，在科学上和艺术上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当新闻发布会结束以后，所有的人都围到了欧阳去非的身旁，向他表示祝贺。摄影机的闪光灯耀眼地亮着，祝贺的言词从四面八方发出，有人拍着他的肩膀，有人使劲握住了他的手。但是在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奋斗以后，在这成功和荣誉的顶峰上，他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他的心，已经飞向了那遥远的异国；在他的眼前，又出现了一个美艳绝伦的姑娘的倩影。也许是在天边，也许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再一次响起了那令他刻骨铭心的微弱的歌声：柠檬树是如此的美丽，柠檬花是如此的芳香，但是可怜的柠檬果呵，却不能供人品尝。

于是在他的眼中闪着晶莹的泪光。周围的人又鼓起掌来，以为他是为这热烈的场面所感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辛酸、最辛酸的眼泪了。

他有一种冲动，他想告诉大家，为了替祖国保存这一处文化宝藏，他个人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

他的嘴唇翕动着，可是有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

因为这是一个无法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只能长埋心底、直到他死亡而随风飘散的故事……回首页

## 雪山魔笛

童恩正

〔片断〕

我们这一支小小的考古调查队在天嘉林寺的废墟上进行试掘，已经整整三个月了。天嘉林寺位于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康格山东麓的坡顶上，面对风景如画的安林湖。在康格山的这一地区，西、北两面是高耸入云的大山，冰封雪积，亘古不化；山腰云雾缭绕，变幻莫测。东南方则是深陷的峡谷，灰白色的花岗石壁立千仞，寸草不生，狰狞可怖。惟有在安林湖周围数十千米的缓坡上，景色完全不同，橡树、赤杨、山毛榉、杉树，构成一片繁茂的原始森林。熊、鹿、猴子、狐狸、野兔、山羊、麝猫等动物，栖隐其间。湖畔绿草如茵，溪流潺潺，白色的天鹅悠然地游过水面，看来真像一座与世隔绝的天堂。

在红教的历史中，天嘉林寺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其中流传最广的传说，是有关最后一届高僧拉布山嘉错的事。

据说他精通巫术，能降魔伏鬼。他有一支魔笛，可以召唤山精现形，前来听他讲经。

在三个月的工作中，我们已经从废墟里找到了很多宝贵的经卷雕板、手抄文献、宗教法器，临摹了残存的壁画。由于红教在西藏流传的历史非常悠久，因此这批资料对于研究西藏古代的神话、民族、历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预期要延长一些，至少要拖到10月下旬。过去藏族曾经这样形容过本地区的交通情况：“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这就是说，从10月开始，地面的积雪已经很深，旅行的人只能像狗爬似地越过没膝的深雪。如果是在过去，我们老早就应当在大雪封山以前赶回拉萨去了。然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用先进的装备保证了调查队的安全，我们每日都和在拉萨的大本营保持无线电联系，全天候喷气式直升飞机随时可以来支援我们，所以季节的变换并没有引起我们过多的考虑。

天嘉林寺剩下的比较完整的部分，除了经塔以外，还有中央的经堂。这里屋宇虽然已经残破，但是还没有完全倒塌。

经堂里的佛像、神龛、经鼓等都大致无缺。经堂的中央，是红教的主神之一降魔天尊的塑像。它的涂金彩绘已经剥落，肢体残缺，露出了泥胎，不过轮廓仍然清楚。无论如何，这座塑像代表了较早期的红教艺术的某些特征，所以我们仍然对它进行了测绘、照相。

进行这项工作的，是测绘员索伦和毕业实习生冯元。索伦这小伙子是个活跃人物，头脑灵，反应快，生性诙谐，哪里有了他，哪里就有笑声。冯元是一个十分聪明伶俐的姑娘，除了参加业务工作，又兼任了调查队的护士，

很受大家的欢迎。

幽暗的经堂里被闪光灯所照亮，这是索伦和冯元结束了绘图，在给佛像摄影了。等到他们从各个角度拍完照片以后，他们两人开始了一场议论。

“外部的的工作已经完了，让我们看看它的内脏。”索伦说。

“别干傻事，这是破坏文物。”冯元不同意。

“说不定它肚子里藏着什么宝贝。”

“你想发洋财是不是？”

“不是开玩笑，你看这儿，不是像有一扇小门吗？”

“噢，真是有点道理。”冯元回过头来喊我，“老王，你快过来看看！”

我和精通古藏语的次仁旺堆正在研究一块残存的壁画上的咒语，听到冯元的喊声，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走过去一看，结果证明索伦的观察是正确的。在这尊佛像腹部的中央，有一块长方形的痕迹，在最初它可能完全被腰带的装饰所掩盖，现在由于表面的涂料脱落，现出了缝隙。可以断定这是修建佛像时故意留下的一个小龕，是喇嘛们保存圣物用的。

我用手铲轻轻地撬开泥胎，露出了一扇活门。打开活门以后，果然发现了一个很深的方龕，里面放着一个深褐色铜盒。

我们谨慎地将铜盒取出，拂去灰尘以后，发现上面满布精美的莲花图案，就它本身而言，即堪称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盒盖上贴着封条，上面写着“阿吗呢叭咪。。. 怨绷 终璋裕 ？”

盖有法樱

我们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打开了盒盖，里面放着一支人骨制的笛子，一卷羊皮纸的手抄本，上面写着古老的藏文。

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

晚上，次仁旺堆正在帐篷里的灯下细心研究铜盒里的手抄文书，我们其余的人坐在旁边，屏住气息等待着这谜底的揭晓。

次仁旺堆手中的放大镜慢慢地在羊皮纸上移动。虽然他是国内知名的研究佛教史和古藏文的专家，但是这份文件经过了200多年的岁月，墨迹已经褪色，加上在字句之间，还穿插有一些已经失传的红教的术语，所以看上去十分吃力。

终于，次仁旺堆看完了最后一行，他抬起头来，习惯地抬抬滑到鼻梁上的眼镜，脸上出现了一种困惑之色。

“这是天嘉林寺毁灭的前夕一个喇嘛留下的记载”，他慢慢地说，“根据这一记载，保存在铜盒里的人骨笛，应该就是拉布山嘉错大师的魔笛。”

“什么？”好几个声音同时发出了惊呼。

“是的，这就是那支传说中的魔笛。”次仁旺堆又重复了一次，“这个喇嘛对于魔笛的作用是深信不疑的，他之所以要写下这份文书，就是警告后世得到这支魔笛的人，千万不可将它吹响，特别不可在黑夜吹响，因为太阳落山以后，正是山精活动的时候，只要听到笛声，它们马上就会出现……”索伦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做了一个鬼脸，惹得坐在帐篷口的冯元也笑了。我知道他们都觉得次仁旺堆的脸色过于严肃，似乎在讨论什么科学问题一样。

老实的次仁旺堆没有理会两个青年人的嘲笑，仍然继续说下去：“写下这份文书的喇嘛本人，就曾经亲眼目睹过拉布出嘉错用魔笛召唤山精的情景。他发下了红教中最重的誓言，是证明他所说的全是事实。现在我把这几句翻译给你们听：“其时雪积满地，冰湖如镜，万籁俱寂，山林沉睡。拉布

山嘉错大师端坐诵经，吹笛作法，山精鬼怪，接踵前来，僧俗诸众，合十膜拜。……” 又是一个目击者的证词！我知道庄严的誓言对于红教的喇嘛具有何等的约束力，如果他确实没有亲眼看见这种怪现象的话，他是绝对不敢发誓的。这时，我所熟悉的有关拉布山嘉错召唤山精的传说，一桩桩又出现在脑际，难道这仅仅是一些迷信的传说吗？

我从铜盒中取出这支笛子，再次将它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这是用人的胫骨制成的，两端镶嵌着银饰。在喇嘛的法器中，人骨笛是常见的东西。除了制作得特别精致以外，我确实也看不出它有什么特别之处。

次仁旺堆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轻轻地说：“老王，我始终觉得，在这支笛子里，可能隐藏着一桩什么秘密。”

次仁旺堆抬抬眼镜：“在以前，当人们还没有掌握大自然的奥妙，很多科学的现象都被披上了迷信的外衣，并且被统治阶级有意歪曲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我以为‘魔笛’的问题，就可能属于这种性质。”

我觉得次仁旺堆的话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索伦就从我手里接过笛子，笑着插嘴了：“我以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吹响这支‘魔笛’。现在正是夜晚，‘万籁俱寂，山林沉睡’，一切条件都和传说相符合。如果笛声真的招来了‘山精’，那就证明拉布山嘉错确实是佛法无边，让我们向他致敬；如果啥事也没有，那就证明这种传说只是一个骗局，一切让实践来回答吧。”

于是他举到唇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笛子吹响了。

这笛子发出一种低沉的、呜呜的声音，与我们平日听惯了的笛声毫无共同之处，而像从人类喉咙深处发出的呼喊，在这寂静的夜空里，使人听起来产生一种粗犷、原始的感觉。

索伦吹了一阵以后，停了下来，意味深长地望着次仁旺堆笑笑。

周围仍然是深沉的寂静。

“也许吹一次不行吧，我可以吹三次。”索伦向冯元伸伸舌头，又一次吹响了笛子。

笛声延续了一两分钟之久，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于是索伦长长地吹了第三次，低沉的呜呜的声音，再一次在夜空中回响。

笛声停止以后，帐篷里仍然悄无声息。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每一个人都感到了一种紧张的期待的气氛。

索伦放下了笛子，满脸都是揶揄的笑容，但是当他的视线接触到冯元的时候，却突然怔住了。

我们几乎同时都发现了冯元异常的神态，片刻之前还出现在她脸上的轻松的微笑不见了，她双眉紧锁，神情紧张，两眼盯着帐篷的入口，一动也不动，似乎是在凝神倾听什么声音。

“小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我……我……”她的嘴唇颤抖着，“我好像听到帐篷外面有轻微的脚步声。”

“你一定听错了，”我说，“这附近100多千米以内是没有人烟的，而调查队的同志全都在这帐篷里。”

“我没有听错。”冯元的眼睛里露出了一种恐怖的表情，“吃晚饭时我在

帐篷旁边丢了一个空罐头，刚才我甚至听到有一只脚踩在这空罐头上的声音。”

“说不定是只什么野兽跑到营地来了。”索伦说。

我走到帐篷门口，掀开挡布，用电筒四处照了照，然而除了周围皑皑的白雪和似乎已经沉沉入睡的云杉林以外，既无人影，也不见兽迹。

冯元仍然执拗地摇摇头：“不是什么野兽，确实是人的脚步声。”

索伦哈哈大笑起来：“今天晚上你们是怎么的啦？先是次仁旺堆同志，对于一段荒唐的传说将信将疑；现在又是你，居然听到了魔笛招来的山精的脚步声。我看是几个月来在这荒凉的环境里工作，已经开始影响到你们的神经了。”

“好啦，好啦，”我以为今天晚上对于这个题目的讨论已经够了，“同志们，夜深了，早点休息吧。”

第二天清晨，当我正在酣睡的时候，忽然被人急促地摇醒了：“老王，老王！”

我睁开眼睛，发现是索伦在喊我。这时天刚刚黎明。从帐篷缝隙透进来的微光里，我看到他紧张的神色，知道又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了。

“什么事？”我问道。

“昨天小冯没有听错，帐篷外面是有……是有人来过，雪地上有脚印，”他又补充了一句，“可这是一种奇怪脚樱”“奇怪脚樱？”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索伦这小伙子不是在开玩笑。昨夜神秘的气氛似乎再一次笼罩了我，我钻出了睡袋，迅速披上衣服，跟着索伦来到帐篷外面。

“你看！”他指着雪地说。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不知道是由于凛冽的寒意还是由于紧张，不觉打了一个冷噤。

在雪地上，在昨夜我们自己践踏的脚印旁边，清晰地出现了两行脚樱。这明显是一种两足动物的脚印，一左一右地排列。似乎是一个用两足行走的生物异常谨慎地来到了帐篷门口，窥探以后，又走了回去。

我镇定下来，蹲下去仔细地观察了一番。这是赤足印在雪地上的痕迹，每个脚印长约30厘米，显示了一个短而宽的大拇指，不与其余四趾相并，而是单独向旁斜伸。其余的脚趾也很短，后跟圆而宽。从脚掌的细部来看，它有一定弧度的足弓，但又不像人类的那么明显。我立即判断出这不是人类的脚印，但又不是猿类的脚印，更不是其他动物的脚樱。索伦的说法是对的，这是一组奇怪的脚樱。难道“山精”真的出现了吗？

如果不是“山精”，又是什么？

## 遥远的爱

童恩正

〔片断〕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琼相处的这十天，真像一场奇妙的、逝去的梦。

首先，这是一场未来的梦。

琼送了很多储存着信息的晶体给我。这里记载了大量的图表和公式。

它的内容不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在概念上的重大突破，而且也有能源、计算机、空间科学、遥感、激光等应用技术方面的崭新的设想和发明。要全部掌握这笔财富，至少要花费一二代人的时间。而当我们一旦能利用这些知识时，人类的科学文明，就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为了便于我们以后的研究，琼将一些关键的图表公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利用数学语言，向我进行一些解释和提示，就像一个成人向小孩讲解通俗的科学知识一样。她对于各个学科的内容了解得那样高深、全面，使我感到自己在基玛的高度文明面前，真是显得太无知了。

我好像是在琼的带领之下，纵身在科学的大海之中游泳，它的广阔无涯使我目眩心醉，不辨四方。它使我提前进入了未来，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前景。

其次，这是一场过去的梦。

琼曾经将地球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史实的录象放映给我看。这不但使我目睹了近12000年以来地球人类历史发展的概况，而且使我附带解决了迄今地球上的科学家尚无法解释的古迹和传说之谜。

基玛是乘坐光子火箭来地球的，但是这种火箭只能停留在离地球10万千米以外的空间，因为如果它太靠近地球，它那威力强大的发动机中喷出的能量就会把地球上的生命毁灭殆荆基玛从火箭上改乘航天飞机降落到地面，他们最早的机场，是在南美秘鲁的纳斯卡高原上。当年为了导航的目的，曾经从太平洋海岸直达纳斯卡高原修建了长达数百千米的地面标志线，在机场上，还修有明亮的石块砌成的跑道。这些遗迹多年来一直使人困惑不解，现在我总算知道了它的来历。

基玛曾经在大西洋中的一块陆地上建筑了一座科学城作为他们的营地，这座城市的辉煌和壮丽使少数有机会参观过它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感到神奇莫测，因此在古希腊神话中保留了这段往事的痕迹，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著作中也提到过这种神秘的陆地。当基玛离去时，为了消灭他们的踪迹，就制造了一次人为的地震，使这块陆地陷入海中。在几十年以前，人们终于用仪器测出了这块大陆的存在，这就是有名的亚特兰提斯大陆，不过关于它那高度文明的遗迹的创造者和它突然陷落的原因，迄今为止人类还是不知道的。

在第四纪的更新世时期（约从300万年以前到12000年前），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都为冰层所覆盖，但是到了12000年前，这些坚冰却突然融化了，产生的水竟使全世界的水位上升了200米，在各民族的神话中留下了洪水泛滥的传说。但是造成这种冰川融化的原因，科学家们一直找不到解释。现在才知道这仅仅是由于基玛离去时，光子火箭的尾部向着地球，它那炽热的温度使地球气温陡然上升而引起的。在这时每一艘光子火箭从地球上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太阳，无疑引起了原始人极大的惊惧。中国传说中古代有十个太阳，以后被英雄后羿射下九个，看来就是这样起源的。

以下我看到了人类文明史的全部过程。古代埃及的十万名奴隶在炎炎烈日下修建金字塔，巴比伦国王在神庙前宣读“汉穆拉比法典”，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华氏城举行隆重的佛教庆典，中国秦代的数十万刑徒在皮鞭抽打下建造万里长城，还有罗马斯巴达克斯率领的奴隶起义军与克拉苏的大决战。我看到了十字军战士的铁蹄践踏着小亚细亚的平原，我也看到了成



吉斯汗的骑兵饮马蓝色的多瑙河畔。我看到了海风吹拂着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帆船，我还看到了革命的红旗在硝烟弥漫的巴士底狱的城楼上飘荡。时光风驰电掣地在我的眼前流过，多少叱咤风云的英雄，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

尽管历史上曾经有过那么多的鲜血，那么多的不幸，可是全人类终于克服了重重的艰难困苦，发展了今天的文明。作为一个地球上的普通的成员，我还是有理由感到自豪的。

第三，这是一场现实的梦。

和琼十天的朝夕相处，唤醒了我心中一种生疏的感情--爱情。我爱上她了，而且是疯狂地爱上了她。

每天早晨，当我起床以后，她的笑靥就像朝阳一样照亮了我的心。在工作时间，我的耳边不停地响着她那音乐似的话语，听着那些概括着科学结晶的词句从那美丽的小嘴中吐露出来，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每日三餐，我们都在一块儿吃，由忠实的哈利伺候着。她亲自为我夹菜，劝我多吃一点，态度是那样娴雅，充满着体贴和柔情。

不过，尽管我的感情是如此的炽热，但是我却只能将它深深地藏在心底，不敢在琼的面前有丝毫流露，因为在我对琼的爱慕中，还夹杂着崇拜的成分，我们两人的条件是太不相称了。此外，我也不能忘记我的工作，我要利用在这里的机会，尽可能地为人多学习一点东西。琼终究是一种智慧高超的生物，她的理智是不可动摇的，这12000年孤寂的生活，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我不知道她是否有爱情，是否承认别人的爱情。要是我不恰当的表态惹恼了她，那我将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

但是我还是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幻想，我觉得琼起码是不讨厌我的。自从我俩熟悉以后，她的脸上似乎没有消失过笑容。每天晚上她向我说晚安时总微微有一点依恋，而早晨看到我时脸上那种真诚的喜悦，往往使我心中怦然作跳。难道这仅仅是礼貌，仅仅是友谊吗？

神话般的环境，神话般的幸福，使我不像在现实中过日子，而是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境中生活，然而梦终究有醒转的时候，十天的时间不知不觉已经过去，我们别离的日子临近了。

根据计划，琼将派遣哈利驾驶潜艇在8月20日早晨8时将我送到海面，在那里母舰仍然在等待着我。她自己将在12小时以后，也就是晚上8时乘坐磁力飞船起飞。这座海底观察站和它附属的一切设备，就作为基玛的礼物送给地球人类了。

在我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哈利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还有一瓶1720年法国酿造的葡萄酒。琼和我面对面地坐着，静静地用我们在一起的最后的晚餐。

尽管桌上的菜都是哈利根据世界有名的菜谱烹调出来的，它们的色、香、味都很考究；尽管法国名贵的陈酒香冽诱人，但是我看到坐在我面前的琼的可爱形象，想到我们离别在即，不禁食不下咽。琼今天也反常地沉默，闷闷地用叉子拨着盘子里的食物，基本上没有吃什么。

最后，我叹了一口气，放下刀叉。

琼抬起眼来看了我一下，低声说：“你就要走了，多吃一点吧。”

我摇摇头：“吃不下。”

琼还是那么低声：“为什么？”

我说：“心里难受。”

琼说：“是我款待你不周到吗？”

我说：“不是。琼，恰恰相反，你……”她伸出一只手打断了我的话：“默，请不要说些没有意义的话吧。”

这句话使我激动了，我忘记了谨慎，站起身来走到她的面前，大声地说：“你是一个比我们聪明得多的人，你懂得一切科学的知识，你观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部过程，你也懂得历史。你什么都知道，可是你却不知道理解一个人的感情，因为可能你自己没有这种感情。

我要告诉你，我爱你，爱你，爱你！这就是我痛苦的原因，你懂吗？”

琼慢慢地抬起头来，等到我可以看清她的脸庞时，我发现她那双大大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和迷惘。她轻轻地，然而清晰地说：“我懂，因为我也爱你。”

这出人意料之外的回答使我呆了片刻，然后我狂喜地呼喊了一声，在这一瞬间，我已经紧紧地把她拥抱在怀里了。

回首页

## 古峡迷雾

童恩正

〔片断〕

公元前316年的秋天。

一轮明月缓缓地从山冈后面升起，江州城锯齿形的雉堞和高耸的望楼从朦胧的山影中显现出来了。这座建筑在长江旁边高高的陡岩上的城市就是巴国的首都。

这是近两个月来难得的寂静的夜晚，除了远处传来一二声凄凉的号角声以外，只有城下长江的流水冲击着陡岩，发出有韵律的声音。

然而这不是和平的日子。在城上望楼的瞭望孔中，哨兵们都在警惕地防守着，他们的手紧握鼓槌，随时准备发出警号。在城墙上面到处都卧着一群一群的武装战士，由于连日的血战，他们已经疲惫不堪，所以在今夜战斗的间隙中，都沉沉地入睡了。然而即使是在梦中，他们的手指还是紧扣弓弦，他们的头下还是枕着出鞘的青铜剑。紧张的战斗气氛，并没有随着黑夜的来临而消失。

远处传来一阵武器的铿锵声，在几支火把的照耀下，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上城来。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他全身披挂着用皮革和铜器制成的甲冑，外貌庄严而魁梧。他的身影刚一出现，城墙上的哨兵立即轻声相告：“国王来了！”国王微微一摆手，把自己的侍从留在身后，然后跨过睡在地上的战士的身体，走到城墙边上，眺望着远方。在银色的田野上，敌人烧起的篝火散布到远远的山冈上，成为一个半圆形包围着江州，就像无数猛兽血红的眼睛，正在窥伺着这座城市。

这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了。蓄谋想要统一全中国的秦国，从陕西南部越过了号称天险的秦岭，进入四川，首先攻灭了建立在川西平原上的蜀国，然后调集大军，向川东的巴国进攻，包围了江州。巴国的战士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可是他们人数太少，使用的青铜武器又不及秦军的铁兵器锋利，经过

了两个月的血战，江州的陷落，国家的灭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今天晚上敌人停止了攻击，这正是摧毁江州的最后激战之前的沉默。

国王心中十分明白，他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全族人的命运，都已经面临着最后关头了。在这个时候，巴国的全部历史如同闪电一样，短暂而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2000多年以前，他的祖先带领着族人，从湖北的清江流域出发，沿着长江进入了四川。他们披荆斩棘，穿过了难以通行的峡谷和激流，一路上和洪水、猛兽以及其他民族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最后终于在川东的丘陵地带定居下来，开垦了土地，建立了城堡。多么艰巨的历史！回忆起这些，国王心中充满了辛酸。

而现在，自己的土地正受到敌人的践踏，高大的城堡即将化为灰烬，自己的族人将要变成敌人的奴隶。难道没有办法为巴国的复兴保留一点希望，难道没有办法为巴国人民保留最后几颗自由的种子了吗？

忧愁和犹豫的表情最后从国王脸上消逝了，他坚定地抬起头来，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叫王子来见我！"他回过头去，下达了命令。

过了一会，一个青年人矫健地跑上城来，他全身的武装和普通的士兵一样，不过身上披的一张虎皮却表明了他的身分。

"爸爸！您有什么吩咐？"他走到国王身边，低声问道。

国王沉重地说："你看，今晚上敌人这样安静，我估计他们一定是在准备最后的攻击了。现在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也快死完了，明天的战争，将要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为了使我们的国家不致亡国灭种，你要真实地执行我的嘱咐。你宣誓吧！"王子跪了下来，拔出宝剑，割破了自己的手指，将鲜血洒在地上。

"我宣誓执行您的一切命令，爸爸！"

"好了，你起来吧！"国王等他站起来以后，向一个武士说："把长老们都请来，我有急事要和他们商量。"不久以后，八个老人来到了国王身边。这是巴国几个大族的族长，他们还享有从古老的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权力，所以国王有事，首先要找他们商量。

"我请你们来，是想向你们，也是向全国宣布一桩事。从现在开始，我将王位传给我的儿子，祖传的权杖、印玺和宝剑，都移交给他。现在我们三面受到了敌人的包围，只有靠江边的一条路是通的。这座城池已经守不住了，我要他马上率领人民离开江州，沿着江水向东走，回到我们的老家去，在那儿找个合适的地方，重新把国家建立起来。""爸爸，您。……"王子焦急地问道。

"你们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从敌人手中逃脱。因此我要留下来拦阻敌人。

"爸爸，让我留下来，您走吧！"王子泪流满面地说。

"去吧！儿子，不要忘记你的誓言。我相信，只要能够保留住我们国家的种子，巴国以后还是会繁荣强大起来的。"国王解下了身上的佩剑，亲手系在王子腰间；一个武士拿来了印玺和权杖，国王庄严地把它们送到王子手上。

几个长老对于局势是很清楚的。他们知道，为了整个国家，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他们都请求道："国王，让我们也留下来吧。这儿埋葬了我们好几代祖先，让我们的骨头也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吧！""不行！"国王说，"你

们是全国最有学识的人，你们负有教养后一代的责任，不要让他们忘记了我们的古老的风俗，不要让他们忘记亡国的悲痛。你们快走吧！我将我的儿子托付给你们了。”王子猛然扑倒在国王脚旁，哀求道：“爸爸，我留下来！我可以挡住他们，你走吧。”“时间紧迫了，你快去召集人民，立即出发。除了守城的战士，你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带走！”

如果你还不行动，就是违背了你的誓言。”国王像洪钟一样的声音是这样的果断有力，王子站起身来，最后看了他父亲一眼，流着泪走了。几个长老低垂着头，跟在他后面。

片刻以后，城中骚动起来，这是人们在准备出发了。

等到东方发白的时候，最后一个居民已经离开了江州。国王目送着一队长长的人影沿着长江向东走去，然后把守城的战士召集起来，下了一道“坚守阵地”的命令。战士们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哼着古老的歌曲，静候着最后的时刻的到来。他们知道，为了自己亲人的安全和后代的幸福，他们是应当牺牲的。

随着新的一天的到来，战斗开始了，黑色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冲向这座城池。

残酷的血战连续了三天三夜，当最后一个保卫者--也就是国王--倒下的时候，秦军才真正占领了江州。

秦军的统帅一看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只占领了一座空城，不由暴怒起来。

“追！追！”他焦躁地下了命令。“只要是巴国人，一律砍杀不留！”然而在几天以后，出发的军队都失望地回来了。巴国全部的残余人民已经在川东的崇山峻岭中，在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消逝了，也从历史上永远地消逝了。从此以后，这个民族神秘的命运就不再为人所知道。

千百年来，长江的水不断地奔流着，它的波涛带走了无数的兴亡故事。而这一桩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也就淹没在大量的历史事件的洪流中，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了。

## 珊瑚岛上的死光

童恩正

你们没有忘记双引擎飞机“晨星号”，不久以前在太平洋上空神秘的失事吧？从失事后新闻界提供的消息来看，当时飞机机件运转正常，与X港机场的无线电联系也一直没有中断。好几个国家的远程警戒雷达都证明：当时，在出事的空域内并没有出现其它飞机，或任何类型的导弹。然而，“晨星号”却在八千公尺的高空发生了爆炸，燃烧的机体堕入了太平洋。报纸上公布的消息是：“驾驶飞机的陈天虹工程师下落不明。”

我就是当时“下落不明”的陈天虹。在这里，我不但要向你们介绍这次失事的原因和经过，而且也要介绍失事以后，我在太平洋某岛上的一段经历，一段令人悲愤也令人深思的经历。

## 一 高压原子电池的秘密

我是一个华侨，出生在国外，从少年时代开始，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就强烈地吸引着我。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祖国的报刊杂志，我的祖先劳动生息的土地不断地向我发出召唤。祖国每取得的一项成就，都要在我的心底引起无穷的喜悦，无穷的憧憬。我曾经有几次下定决心申请回国，将青春献给祖国的建设事业，但是由于父母年老多病，缺人照顾，才将我劝阻下来。我在大学读完了物理系，取得了学位，就参加了我的老师赵谦教授的私人实验室工作。赵教授也是一个华人，全球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他除了在社会上担任公职以外，还用自己全部收入建立了一座小型的、然而设备很好的实验室，进行一些适合于个人兴趣的研究。

两年以后，我的父母相继去世，我觉得回国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向赵教授提出辞职，讲明了我的意图。赵教授听完我的话以后，满布皱纹的脸上出现了伤感之色，“孩子，你应该回去，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如果我再年轻一点，也会回去的。”他说，“但是，我希望你再等几个月，等我们把高压原子电池的装配完成以后。你把它带回国去。这是我一辈子心血的结晶，我要把它作为最后的礼物，献给我的祖国。”

老教授的声音嘶哑了，我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小型高压原子电池，这是赵教授多年研究的结果。它的特点是能在短时间内放出极大的能量，因此在军事、工业、宇宙航行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实用前途。研制工作接近尾声时，已经有好几家大公司提出要购买专利权，价格高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赵教授同意的话，他立刻可以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而，一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赵教授多年废寝忘食的工作，支持他的全是一片爱国的情。

对于这种请求，我是不能拒绝的。于是，我推迟了行期，帮助赵教授装配出了第一具高压原子电池的样品。经过初步实验，一切指标都达到了设计的要求。我们的劳动终于有了成果，我们的喜悦，真是无法用笔墨来形容。

我很快办好了回国手续，订好了去X港的飞机票。赵教授兴致勃勃地为我准备了全套图纸和技术资料，又亲自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去办理了技术资料出口和转让的手续。

在我动身的前夕，赵教授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邀请了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我大学的同学）为我饯行。这里面虽然有各种不同国籍的人，但是大家都为我能返回祖国而感到高兴，频频地为中国的繁荣昌盛干杯。科学家之间的情谊和他们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使我的内心深为激动。

宴会结束时已经快十二点了，我回到了二楼自己的寝室。赵教授则又走进了楼下的书房，按照习惯，他还要工作两个小时才休息。

由于想到明天就要启程回到久已向往的祖国，也由于宴会时多喝了几杯酒，我的精神十分兴奋，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墙上的电子钟敲了两点，才模糊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时，两声刺耳的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

枪声离得很近，就在这栋房子里。我从床上一跃而起，披上衣服，冲到楼下，见书房门下的缝隙里，露出了一束光线。我跑到门口，喊道：“赵教授，赵教授！”

没有回答。

我推门进去，发现赵教授躺在地毯上，桌上一盏台灯的光芒，照着他那苍白得极不自然的脸色。

我跑过去，轻轻将他扶起，他的胸前有两处枪伤，鲜血已经染红了上衣。

“匪徒……要我交出……图纸。”他的嘴唇蠕动着。我低下头，尽力想听清这微弱的声音，“我烧毁了图纸……孩子，你只有把……电池样品……带……带回去，带回……亲爱的……亲爱的祖国去！”

他停止了呼吸。落地式长窗大开着，微风拂动着他的白发。

屋角里，保险箱的柜门已经开启，从里面发出一种焦糊的气息。不用检查我就可以断定，那里面装的高压原子电池的珍贵图纸和技术资料，现在已经全部化为灰烬。因为这保险箱是赵教授自己设计的，钥匙孔下面有一个隐蔽的暗钮。在紧迫的情况下，只要按了这个电钮，箱内的文件就会自动焚毁。

情况是很清楚的：这伙匪徒是蓄谋来抢劫高压原子电池的资料。他们潜入了书房，用枪威逼赵教授交出图纸，赵教授在开保险箱时按了电钮，毁掉了图纸。匪徒们见目的不能达到，开枪击倒了赵教授，然后逃跑了。

这个正直的科学家，他用自己毕生的心血哺育了这项发明，想把它献给祖国！现在，又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它。我看着教授尚未瞑目的面容，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我的心底充满了仇恨，一种在我单纯的实验室生活中从未体验过的仇恨。

我立即报了警，并且推迟了行期，决心等待这件事有个结果再出发。一周以后，在当地的警察局里，一个年过中年，行动稳重的警官和我作了一次谈话。

“陈先生，对于赵教授的死亡，我们深感遗憾。”他说，“一切迹象证明，这是本埠黑社会一个化名乔治·佐的歹徒作的案。而乔治，佐的后面，则有某大国的特务机关指挥。”

“某大国？”我不禁发问了。在我的地理观念中，某大国离南太平洋是很遥远的，我不明白我们的实验室工作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是的，某大国！”警长意味深长地指指北方，“他们的舰队，经常在我们海岸附近游戈；他们的经济文化势力，正无孔不入地在向本埠渗透。敝国不少有识之士早已多次发出了警告。陈先生，我想你已经在报上见过这种文章了吧？”

我沉默了，知道他讲的是事实。我回忆起有一位专栏作家，曾经把某大国这种肆无忌惮的扩张活动比喻为“伸得过长的熊掌”。想不到这熊掌上的利爪，现在竟伸进了我们这小小的实验室，留下的是罪行，是鲜血……“他们想要得到高压原子电池的秘密？”

“是的，最早企图收实赵教授发明专利权的一家公司，就是他们暗中操纵的。遭到赵教授拒绝后，他们就改用武力抢劫。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陈先生，现在你是世界上唯一掌握了这项秘密的人。他们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了你的身上。”

“什么？他们敢……”

警官打断了我的话，“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近一年来，他们已经在本埠制造了三起政治暗杀，五次绑架。我们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仍然不能杜绝这种现象。陈先生，你的离境手续已经办妥，为防夜长梦多，我建议你

迅速离开这里。”

“可是“，赵教授的案件还没有破呀！”

警官挺直了身体，面容变得十分严肃：“陈先生，我向你保证，为了敝国本身的利益，为了给赵教授报仇，我将尽力把凶犯逮捕归案。但遗憾的是，即使我们逮捕了乔治·佐，真正的主谋，仍然会躲在大使馆的围墙里逍遥法外！”

我考虑了一下，想起了赵教授临终的委托。我知道警官的劝告是善意的。

“谢谢你，”我最后说，“我将尽快离开这里。”

“陈先生，越快越好，越秘密越好。”警官嘱咐道，“最好不要坐班机，以防他们劫机。你在本埠期间，我们会尽力保护你的安全。但是离境以后，一切就全靠你自己小心了。”

我们握手告别。驱车回家时，我发现有两名便衣侦探也驾车尾随而来。我知道警官已经实践了他的诺言。二 出逃

我和朋友们进行了商量，最后决定由我带着高压原子电池，驾驶“晨星号”直飞X港。

“晨星号”是赵教授实验室拥有的一架小飞机，充当与外地科学机构联系的交通工具。我本人就是一名合格的业余航空运动员，领有执照，过去也曾多次驾过这架飞机，执行过赵教授交给我的任务。

第二天清晨，朋友们秘密将我送到机常途中，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后视镜。不知是我多疑还是出于偶合，在我们身后，除了便衣侦探的车外，还有另一辆淡绿色的福特车，它十分神秘地出现了两次……二晴空闪电我顺利地驾驶着“晨星号”起飞了。当绿色的田野在视野里消逝，前方出现浩瀚无涯的太平洋时，我向这抚育过我的异国土地投出了最后一瞥：默默地向留在这里的朋友们告别，心底抑制不住产生了依恋之情。

“晨星号”是一架双引擎四座客机，性能良好。上午十时，机翼下闪过了××群岛的轮廓。这时阳光灿烂，碧空如洗。我上升到八千公尺，加大了速度。我记起早几天报上曾刊载过一条新闻，就在这块海域以内，现在正有一支强大的某大国舰队在举行军事演习。但是，我不相信他们敢于在公海上空拦截我。引擎平稳地工作着，我的心情也很平静。

事故发生得非常突然。我听到霹雳一声，穿过透明的空气，我的左边的机翼上出现了一道锯齿形的闪电。在这样的高度，这样清澈的空间，当然不可能有自然的雷电。但是，这令人莫解的现象却重复了几次，左侧引擎开始燃烧，飞机拖着长长的火舌迅速下降。

我一面尽量控制飞机平稳滑翔，一面留心寻找可以降落的地点。可是，周围全是茫茫大海，我没有任何其它的选择。飞机冲在水面上，又弹起来飘了十几公尺，才开始沉没。在这紧张的几十秒钟里，我还来得及穿上救生衣，然后抱住装着高压原子电池的密封皮包，跳出舱外。

海涛汹涌，一个波浪把我托起来，另一个波浪又把我压下去，又咸又苦的海水呛得我透不过气来。海流冲击着我，使我很快离开了出事地点。

两架直升飞机出现在飞机残骸的上空，几个蛙人正沿着悬梯往下爬，显然是想追查我的下落。从时间计算，它们应该是从停泊在附近的军舰上起飞的。

看来在这八千公尺的高空，熊掌仍然伸到了我的身旁。飞机的失事仍

然与某大国特务机关的阴谋有关！当他们发现我已经秘密地离开某城时，就企图使我葬身鱼腹，让高压原子电池的秘密永远从人世间消灭。“多么卑鄙的动机，多么恶劣的行径！但是……他们究竟采用了什么方法毁掉了‘晨星号’？”想到这里，我就更紧地抱住了皮包。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不能让这帮海盗的阴谋得逞！

表已经停了，我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黄昏，我看见远处有一架直升飞机贴着海面飞过，由于看不清国籍，我不敢和它联系。黑夜来临了，我感到自己的精力消耗得很快，忙解下皮带，将皮包紧紧地缚在腰上。这样，即使昏迷过去，我也不会失掉它。

我就这样漂流了一天两夜。前一段时期我感到饥渴难熬，以后就只觉得虚弱无力。仅仅靠着一种想要实现赵教授生前愿望的顽强意志支持，才使我每次都从海浪下面挣扎出来。

到了失事后的第三天上午，我看见了一个海岛的影子。由于它很小，而且距水面很低，因此我推测它是一个珊瑚岛。尽管海水已经推我向它靠近，我还是鼓起最后的精力划着水，害怕失去这唯一的生机。最后，岸已经很近了，我游进了一个海湾。海水清澈如镜，水底隐约可见白色的、美丽的珊瑚。

就在这时，离我二十公尺远的海面上，突然冒起了一片鱼鳍。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条足足有七、八公尺长的大鲨鱼。这是一种凶暴的，被人称为“海中猛虎”的食人鱼。它显然已经饿极了，在围着我兜了两圈以后，就蓦地转过身子，作出了袭击的姿态。在这一瞬间，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那绿色的、残忍的小眼睛和两排雪白、锋利的牙齿。

我想呼救，可是干枯的喉咙里已经发不出声音；我渴逃避，可是鲨鱼正守住了我上岸的道路。我感到全身一阵冰凉。我终于没有能够逃避死亡，而且是这样可怕的死亡！

这一切就在几秒钟之内发生了：正当鲨鱼要冲过来的一瞬间，从岸上射来一缕耀眼的红光，使得海水急剧地气化，发出劈拍的爆裂声，海湾里腾起一片白茫茫的蒸汽。红光紧紧地盯住了鲨鱼，鲨鱼泼刺一声跳出了水面，然后沉了下去；白色的肚子翻了过来，神奇地死去了。

我也被灼热的海水烫伤了，挣扎着游到岸边，攀出了水面。

尖棱锋利的珊瑚礁将我的手脚划得鲜血直流，我都感觉不到痛苦。这时，礁石上面，我听见有人用英语问道：“Who are you？”（你是谁？）我四面张望，周围杳无人迹。我只好对这个隐蔽的人说：“a Chinese narrowly escaped from death.”（一个死里逃生的中国人。）“Chinese？”（中国人？）他吃惊地问，立刻换用华语说：“快上来吧！”

我企图站起来，可是已经精疲力尽了，只感到天旋地转，腰间挂着的高压原子电池似乎有千钧的重量。我只摇晃了一下，便失去了知觉。……

### 三 马太博士岛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间相当华美的寝室里：一套柚木制的，包括梳装台、衣柜、沙发、写字台、木橱在内的家具布置得井然有序。屋角里，摆着一架落地式的电视、收音、录音、电唱四用机；白色的窗帘飘拂着，从外面传来海浪拍击礁石的声音。

我坐起来，看到身上的旧衣服已经被人换掉了，烫伤和划伤的地方也



仔细地缠上了纱布。在床边的茶几上，有一个盛着牛奶、三明治（夹肉面包）等食物的超高频加热恒温盘。

我吃了点东西，感觉精神恢复了不少，记起了我曾为之历尽艰险的高压原子电池，赶快爬下床。直到看到那个皮包完好无恙地放在床下，才放下心来。

我踱到窗前，看见书橱上面两格放的是一些我所熟悉的电子学和核物理方面的参考书；下面两格却摆满了资本主义世界常见的荒诞色情小说。如《黄金岛之恋》、《杀人犯的自白》、《发财致富之路》等等。在四用机旁边的塑料架上，堆满了各种“甲壳虫”音乐和“狂飙”音乐的录音带和唱片。书桌上，有一个年轻的华人的半身照片。这个人头发浓密，脑门显得很窄，四方脸，粗眉小眼，嘴角挂着一丝讥讽的微笑。这应该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吧？不过从第一眼开始，我就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出原因的恶感。

从表面看来，这应该是一个纨绔子弟的寝室。唯一与这寝室的气氛不协调的是墙上挂着一个新型的剂量仪，这是核物理实验室中常用的探测器，它可以用数字显示出辐射源的辐射强度。我实在不明白挂在这里有什么用途。

身后的房门被推开了，一个人轻轻地走进来。我转过身，看见这是一个年约五十余岁的华人；头发已经斑白，广额高鼻，两眼深陷，炯炯有神。他身材不高，动作轻盈缓慢，一望而知是一个长期习惯于脑力劳动的人。

“请原谅我没有敲门，我不知道你已经复原了。”他很有礼貌地说。从他那柔和的音调以及浓重的福建口音上，我听出他就是昨天向我问话的人，也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谢谢你的救护。”我说。在没有弄清自己的处境以前，我决定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旅客，在乘船赴X港的途中失足落水的。请问，这是什么地方？”

“这里原来是一个无名小岛，后来因为我长期住在这儿，就有人随便用我的名字命了名，叫它作‘马太博士岛’。”他一面回答着，一面击了两下掌，“到外面坐坐吧，我们可以详细谈谈。这岛上的客人并不是很多呢。”

一个身穿白帆布上衣的仆人迟钝地走了进来。从他那黑硬的头发和橄榄色皮肤上，我看出他是一个马来人。

“请准备一点咖啡。”马太吩咐道。仆人鞠躬，默默退了回去。

马太向我解释道：“他叫阿芒，跟随我多年了。这可怜的人是一个哑巴，现在岛上只有我们两个人。原来我还有一个助手，名叫罗约瑟，这寝室就是他的。三个月以前，他休假去了。”

我们走出房门，外面原来是一道用绿色的藤萝和美丽的热带花卉环绕起来的走廊。走廊另一端，还有两间套房。马太告诉我，外面一间是他的书房，里面一间是他的寝室。

走廊前面正对海洋，走廊后面，另有一栋白色的平房，屋顶上，几种不同类型的无线电天线向四面八方伸开灵敏的触角。平房后面，也就是小岛的另一端，有一栋一半建筑在海中的钢筋混凝土建筑，从里面引出了几根高压输电线。这一切，就是这个方圆不过几公里的小岛上的全部建筑了。

在如此偏僻而荒凉的小岛上，见到如此现代化的设备，真是大出我意料之外了。

马太似乎看到了我眼色中的困惑，他介绍道：“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白

色的房屋是我的实验室，那后面是自动化的潮汐发电站。它不需要人管理，利用海水的涨落发电，可以供给我实验和生活的用电。”

我们在走廊旁边的帆布椅上坐下来。从这里望出去，一幅美丽的珊瑚岛景色展示在我面前：小岛前面，是一个圆形的、平静的礁湖，海水低浅清澈，湖底铺着一层白色的细砂。阳光照耀下，礁湖闪闪发光，倒映着南方天空的蔚蓝和深邃，如同一面翡翠的镜予。湖的四周，一圈环形礁围绕着它。环形礁上长着一排迎风招展的椰子树，它们那高大的剪影衬托在蓝天白云之上，显得分外美观。环形礁外面，就是浩瀚无涯的大海了，一排排巨浪奔腾而来，撞在珊瑚礁上，溅起细雨般的浪花。整个珊瑚岛，就象嵌在一条雪白的、由碎浪组成的带子当中。在这里，一切都显得这样的和平，这样的静谧。

然而，当我品尝着阿芒送来的咖啡，欣赏着这大自然的美景时，却从心底涌起了很多疑团：“这位温文尔雅的马太博士究竟是个什么人？他为什么要隐居在这与世隔绝的地方？他研究的项目是什么？是谁供给他科学研究和生活上的需要？他又在为谁服务？”于是，在闲谈中，我委婉又明确地提出了这些问题。

马太凄然一笑，似乎有很多隐衷，停顿了一下才说：“如果你能答应一个条件，那就是当你离开这里以后，不要把我讲过的话告诉任何人，而当成一桩在有生之年应该保守的秘密，那我可以满足你的好奇心。”

我庄严地作了保证。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十年以前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有一个名叫胡明理的华裔工程师，因为在X国发明了一种新型激光测距仪而建立了功勋。当X国政府正要授给他奖章和奖金时，他却因为这种测距仪的具体应用而和官方发生争执，以后就突然失踪了。我就是……”“你就是胡明理？”我惊呼起来。是的，虽然十年以前我还是个中学生，但当时那轰动一时的新闻却还能记得。声名显赫、被公开和X国政府发生争执，以后又神秘地从社会上消失，这曾经引起资本主义社会新闻界的各种推测。想不到在这里，我却无意中发现了这个人的下落。

“是的。”马太的脸上，又出现了那种苦笑。这是一种在精神生活中经历过很大的刺激和危机，内心世界十分复杂的人才能发出的那种苦笑：“我就是那个不幸的人！”

于是，他用一种轻微的、然而带着压抑激情的声调，讲述了他前半生的故事。

马太出生于一个原来定居在日本的华侨家庭。他读小学的时候，有个教师是个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废军人。这个教师的全家都死于原子弹轰击下的广岛，他本人也在战常九死一生，最后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也只剩了一只手臂。就因为这，他痛恨战争，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战争残酷可怕的思想。这种教育，在年幼的马太心灵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马太中学毕业以后，转到了X国，攻读晶体物理学，并且在激光的研究中表现了很大的才能。毕业以后，立即被聘请到一个研究机关工作，成绩卓著。其实，在发明激光测距仪以前，他已经有好几项发明了。

这时，马太已经是一个中年人了，小学教师的话仍然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之中，使他对战争的憎恶依然如故。他不关心政治，也没有考虑过自己工作的直接后果，他以为自己是在为造福人类的崇高科学事业服务，这就是一切。优裕的生活和不习惯社交活动，使他从不注意外界的变迁。

激光测距仪试制成功以后，X国政府为了使他更好地卖力，准备公开嘉奖。在这种时候，他的上司才给他看了几份国防部备忘录的副本，其中一份材料谈到激光测距仪只要略加改制，就可以成为飞机上的投弹仪和坦克上的瞄准仪。另外几份材料则提到他过去的几项发明，它们已经全部用到了军事上，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原来如此！原来别人尊重他、使用他，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全是为战争服务的！

即使是一枚炸弹在胡明理眼前爆炸，也不会更使他震惊了。

他只觉得双眼发黑，半晌说不出话来。等到回过神以后，他就怒吼起来，大声抗议。他说他自己受了骗，他要X国政府向他道歉，销毁一切利用他的发明而制成的武器。他匆匆赶到X国首都，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激动地陈述多年以前小学教师向他讲过的道理。可是，开始还有人宽容地听他讲，以后就没有人愿意再听他的话，而用各种借口将他赶了出来。当他最后一次到达国防部，发现等待他的不是原先约定的官员，而是几个精神病院的医生时，深深感到自己受到了新的侮辱。从此以后，就放弃了和这些人讲理的念头。

但是今后该怎么办呢？一些报纸上已经披露了他的消息，把他描写成为一个变态心理者，精神病患者，讽刺嘲弄，无所不用其极。他愤怒万分，亲自接待了几批记者，想要阐明事情的真相，但是他的话却被精心地歪曲了，以致看了报道的人对原来的描述只有更加相信。胡明理虽然在激光方面是个专家，在社会经验方面却十分幼稚。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舆论看得过于认真，这种迫害攻击使他产生了一种愤世嫉俗的念头。他不但不愿再在X国生活，而且也不愿再在这种社会中生活。他幻想寻找一种世外桃源，让他忘却这丑恶的功利主义的人间……正当他矛盾彷徨，不知所从的时候，他的一个名叫布莱恩的朋友专程从欧洲赶来慰问他，对他关怀备至，使胡明理感到十分慰藉。布莱恩原是他大学的同学，现任欧洲洛非尔电子公司副经理。这是一家规模很大、在好几个国家都建有股份公司的企业。

布莱恩十分同情胡明理的遭遇，高度评价胡明理的崇高理想。他痛斥X国社会腐败，领导人都是一群战争贩子。他表示他本人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一贯致力于和平事业，所以才参加洛非尔公司的工作。这家公司是纯粹的私人企业，不与任何政府发生关系。它的经营目的，并非牟利，而是为了造福人类、消灭战争。最后，他建议胡明理接受洛非尔公司的邀请，献身于它所进行的拯救人类的崇高事业。

胡明理完全陷入了布莱恩用花言巧语织成的罗网之中，于是他又向布莱恩倾诉了自己的厌世情绪。想不到，这一点再次得到了布莱恩的同情。

“尊重他人的感情，保护他人的理想，这正是洛非尔公司的宗旨。”他说，“只要你愿意参加我们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远离人世的地方，为你修建一座实验室；让你专心献身神圣的科学，不再受世俗的干扰。”

胡明理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在布莱恩的巧妙安排下，他从X国的社会中消失了。半年以后，洛非尔公司果然在太平洋中购买了一座无名的珊瑚岛，并且在岛上建设了发电站和设备完善的实验室。胡明理化名马太，秘密地来到岛上。开始时，只有他和阿芒住在这里，以后他又把罗约瑟——一个老朋友儿子培养成自己的助手。

十年以来，布莱恩确实遵守了白己的诺言。除了按时运送生活资料的

水上飞机以外，没有任何人来扰乱这里的平静；除了马太自己选择的科研项目以外，洛非尔公司也没有向他提出过任何具体的要求。

马太讲完以后，我一时没有出声，而是在紧张地回忆着。因为洛非尔公司的名字我有点熟悉，它最近就在一条新闻报道中出现过。最后，我终于记起了这条新闻的内容：它引用了大量材料，证明洛非尔公司是受某大国暗中操纵的、接受了某大国大量投资的一家跨国公司。

我和马太是初次见面，不能把问题谈得太明确，因此只委婉地暗示道：“马太博士，你没有考察过洛非尔公司的政治背景吗？”

好象最近报纸上登载，它和某大国有点关系呀！”

马太愤然说：“我从不看报纸。如果报上这样讲，那一定是造谣！我相信布莱恩的话。”

我不能再讲下去了，只有换一个题目问道：“洛非尔公司在你身上投下这样大的资本，难道不需要什么报酬吗？”

“当然不是，”马太回答，“在这段时期中，我有一些小小的发明，全是和平用途的，公司获得了专利权。就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他们也是合算的。”

我沉默了，思考着怎样来表达我的思想。作为一个从小就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人，我能了解这颗正直的心灵所经受白折磨和痛苦。他是一个被这种不合理的社会所欺骗，所迫害白畸零人。他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他幻想象古代的修道士一样，能在这缥缈的太平洋上逃避现实生活。但是，现实生活是逃避得了的吗？

“马太博士，战争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却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我尽可能温和他说，“因此对于战争，也要作具体的分析。有正义的战争，有非正义的战争。而且要最终消灭一切战争，也只有通过革命战争的手段，首先改造不合理的社会。

不加分析地憎恶战争，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呵！”

“瞧你把问题说得多么复杂！”马太天真地盯着我，“我不懂这些道理，也不希望懂得。我只希望利用我的余生，做一点对人类有益的事。”

看着这一张朴实的脸，我的心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连我自己也分不清：是惋惜？是同情？还是耽忧？从马太简单的叙述中，我本能地感到：事情绝不会象他所想的那么单纯，布莱恩也绝不会象他所描述的那么善良，这里面有问题，甚至有阴谋。可惜我一时无从猜透它，更无法使马太相信我。象他这种科学家，往往是用自然科学的道理来衡量社会的，他相信的是事实，而不是言辞。

无论如何，我是有提醒他的义务的。于是我说：“作为一个科学家，我想我用不着提醒你，某一项科学原理或某一合科学仪器，事先要决定它是使用于战争还是和平，是极为困难的。你怎么能保证，你的发明通过洛非尔公司转售以后，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为战争服务呢？”

“这一点布莱恩是向我保证过的，洛非尔公司的产品主要只供民用。即使有个别国家和他们订有合同，那也是制造保卫和平的防御工具。”马太很放心地说。

什么“保卫和平的防御工具”？这简直是文字游戏了。我忍不住追问道：“这不就是武器吗？”

“嗯，是的。”马太很不情愿地回答。

“用武器来保卫和平？这不又和你反对一切武器的观念矛盾了吗？”

马太皱着眉思考了一阵，最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无法和你辩论。当年有个记者曾经说过，在这方面我是一个低能儿，看来他是对的。”

“博士，请原谅我的直率……”

马大摇着手：“不必道歉，科学的语言就是直率的。”

我企图岔开这个话题：“马太博士，您那大杀死鲨鱼的武器，是不是一种新型的激光？”

这句话似乎又刺痛了他：“武器？我这小岛上不存在武器！”

他站起身来，“你安心休息几天吧！不久，布莱恩将和罗约瑟一道来，你可以坐他们的飞机走。”

当他离开我的时候，我发现他的背微微地弯了下去，脚步也很沉重。

#### 四 阿基米德的幻想

就这样，开始了我在这个孤岛上单调的生活。马太博士很忙，整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据他说，他的一项发明正进入最后总结阶段。我看得出来，上次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即使我们偶尔见了面，他也不愿意再和我谈论任何政治问题。而阿芒，除了白天照顾我们的生活外，晚上就坐在礁石上用笛子吹奏一些古老而忧郁的曲子。笛声使我想起月光下银色的海滩，微风中摇摆的棕榈树，以及正在粼粼波光中飘荡的白帆。

我知道，这是个寂寞的灵魂正在倾诉他对故国的怀念。看来，这个人冷漠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颗热烈的心。

在马太的书房里，有一具设备很完善的医药柜。我的伤势本来就很轻，经过两三天的治疗后，就基本复原了。但是当我到书房里去换药时，我又一次惊叹洛非尔公司为马大提供的设备的完善。这里除了丰富的书籍以外，还有一台一般只有大型研究中心才有的电脑资料储存设备。全世界各地每天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等等登载的技术资料，通过各国资料中心的无线电传真装置，都能被这种资料机自动接收下来，储存在电子计算机的记忆系统里。使用者只要一按电钮，他所需要的说明、公式或图表就可以准确地出现在荧光屏上。这样，马太博士虽然蛰居荒岛，仍与全世界的科技界保持着紧密联系，随时能感触到科学发展跳动的脉搏。无怪他的工作，能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在岛后一个很隐蔽的海湾里，马太博士停有一艘摩托艇。闲来无事，我就驾着小艇到海上钓鱼。在珊瑚礁畔，我曾经几次发现了鲨鱼，这时我就会回忆起那天的惊险遭遇。从常识判断，鲨鱼是被激光杀死的，但是这究竟是什么激光机，能发出功率如此强大的光束呢？

一天下午，我睡了午觉起来，听见外面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马太。他仍然穿着白色的工作服，一副绿色的遮光眼镜推到额头上，脸色疲惫而兴奋。不用开口，我就知道他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最终圆满的结局。他现在正处于一种胜利的喜悦之中，而喜悦，总是需要别人来分享的。

我们坐定以后，就开始闲谈。马太并没有谈及现在的工作，只是回忆着他多年实验室生活的一些轶闻。他的记忆力很强，描绘也很生动，使我很感兴趣。看来，他是想用闲谈来休息他的脑筋。

阿芒送来了下午的茶点，今天放在托盘上的，却是一个盖着奶油花的

生日蛋糕，上面插着十支红蜡烛。此外，还有一瓶葡萄“今天是你生日？”我问。

“啊，不是。”马大笑了，站起来和阿芒握手，“阿芒是很能体贴人的，每当我完成了一项新的发明，阿芒就要为我做一个蛋糕。今天是我在这岛上完成第十项发明了。”

他斟了三杯酒，递了一杯给我，另一杯敬给了阿芒：“亲爱的阿芒，我们两人在这岛上相依为命，我的一切发明，都有你一份辛劳。我今天愿意当着客人，表达我的感激。”

我们干了杯，阿芒没有出声，从他那表情丰富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对马太的尊敬和热爱。他双手叉在胸前，深深鞠躬，然后退了下去。我们继续谈话。当马太叙述了一次实验室放射性元素逸出的事故以后，我指着墙上的剂量仪，用开玩笑的口吻说：“这些预防措施，都是你接受教训的结果吧？”

马太笑了：“我的寝室并没有这种仪器，不过罗约瑟有点神经质……等一等……”他突然中止了谈话，急步走到剂量仪前面。我跟过去一看，发现房间里的辐射强度比正常情况略有增加。这是我过去忽略了的，但是这一现象并没有逃过马太敏锐的观察。

“你没有带什么有放射性的东西吧？”他狐疑地问。

我记起了床下的高压原子电池。现在我对马太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就把电池取出来给他看，并且告诉他这是我一个老师的发明，是他托我带到X港去的。

马太仔细地观察了电池，并询问了结构情况，对赵谦教授的发明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并且感叹道：“这个电池如果与我的激光掘进机连在一起，马上就可以使世界上的采矿、隧道、地下工程施工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将为人类造多大的福利啊！”

“什么激光掘进机？”

马太愕然望着我，他知道自己失言了，但这个人又是没有撒谎的习惯的。他考虑了一会，断然说道：“这就是我最新的发明。

如果你感兴趣，我可以让你看看。”

我知道，几天来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的谜立即就要揭晓了。

我当然是感兴趣的。

马太兴致勃勃地把我引进了一间实验室。在这间实验室里，除了常见的振荡器、示波器、计算机外，最触目的是房子中央的一座半环形操纵台：一道乳白色的荧光屏占了操纵台中间一块很大的面积，下面是一排排的仪表、指示灯和按钮。紧连着操纵台前面的天花板上，伸下一座象潜望镜似的仪器，仪器的另一端，显然是伸到屋顶上去了。

操纵台旁边的小锈钢架上，放着一具激光器。马太将我领到机器旁边，打开外壳，开始讲解起来。

总的来看，这台激光器仍然属于固体连续激光器的范围。但是它的工作物质，却不是一般的晶体或玻璃，而是一种新型的塑料。马太在光学共振腔部分进行了极为新颖的改进，使它输出的能量比一般激光器增加了若干个数量级。此外，马太还成功地解决了高能光束的聚焦问题，使它的传输距离也扩大了若干倍。

“我是为采掘工业而设计这台机器的，所以叫它掘进机。”马太说，“任

何坚硬的金属和岩石，在这种激光的照射下都将直接气化。以后，人类凿穿地下岩层，就将比快刀切奶油还要容易。

但是，这种机器只能变换能量、输出能量、集中能量，而不能创造能量。因此，在实用中，它必须有高电压的电源，有笨重的附加设备。现在有了你的高压原子电池，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您就是用它杀死鲨鱼的？”

“是的。”

“您当时在海滩上吗？”

马太打开了控制台的开关：“我当时就坐在这里……”巨大的荧光屏开始发亮，我突然象移身到了珊瑚礁畔，海水扑到了我的脚边，我的前后左右都是突凸的礁石。我不自觉地往旁躲闪了一下，防止海潮溅湿了我的衣裳，可是我马上又觉察自己仍然是在实验室里，只不过眼前出现了海岸完全逼真的景色。

我觉悟了：“激光全息电视？”

马太笑笑：“这是我的另一项发明。那天我正在作实验时，发现了你在海中漂荡，接着，看见了你遭遇的危险。因为情况太危急，我不得不用激光器把鲨鱼杀死。”

“激光是怎么射到那边去的呢？”

马太指指象潜望镜的那具仪器：“通过这套折光系统，我可以准确地把光束投射到岛周围的任何一处海面。”

“那我们怎么对话呢？”

“这就更简单了，我在岛上装置了一套声音收发系统。”

我看着这台新颖的激光器，不觉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两千多年以前，当罗马舰队进逼希腊雅典城下时，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曾经试图用黄铜片做成许多六角形的镜子，集中太阳光线来焚毁敌人的舰队。想不到，阿基米德曾经幻想过的这种热光机，今天却在我的眼前成了现实。

“阿基米德的幻想！”我情不自禁发出了感叹。

“不，这不是阿基米德的幻想！”马太无疑是熟悉这个传说的，“他当年幻想的是杀人的热光武器，而我所创造的，却是造福人类的工具。”

我说：“马太博士，我绝不劝你把激光器改成武器，但是我却不能同意你对武器所持的态度。譬如说，你是不是认为，你把我从鲨鱼嘴里救出来是一种人道的行动呢？”

“这……当然是的。”马太嗫嚅着。

“如果你不把激光器当成武器使用，你能救我么？”

马太没有回答。

“由此可见，问题不在于武器就等于罪恶，而在于谁掌握武器，利用武器去达到什么目的。你说对吗？”

马太摇摇头：“无论如何，人不是鲨鱼。我可以杀死一条鲨鱼，绝不会去杀死一个人。

没有我的发明，这世界的杀人武器就已经够多的了。”

我痛心他说：“博士，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善良的愿望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

“也许你是对的。可是我已经老了，现在改变生活的道路已经太迟了。”马太有点感伤他说，“不过近十年来，我自信在提高人们的和平生活方面，

还是尽了一点努力。我改进了激光手术刀，发明了一种激光焊接机。在空间放电方面，也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什么空间放电？”我忽然产生了一种联想。

“那是我研究远程无线输电的副产物。我发明了一种强力的微波振荡器，它可以产生一束极窄的无线电波，从而在远距离的目标上造成电火花。其实，我并没有发现它的实际用途，不过洛非尔公司对此倒很感兴趣。”

“天哪！”我失声惊呼，“我的‘晨星号’恰巧是被闪电击落的！”

“什么‘晨星号’？”马太瞪着我，“你不是...”一直到这时，我才把我的真实来历告诉了他。我谈到了赵谦教授的遭遇和他的遗愿，谈到了警官的推测和“晨星号”的失事。

马太特别详细地询问了当时我飞行的高度、气候情况和闪电的形状。

“当时在附近海面上，只有某大国的舰队在活动，‘晨星号’失事后，他们又曾派出直升飞机来搜寻我。考虑到外间传说的洛非尔公司与他们的特殊关系，我认为这里面是大有文章的。”

我最后补充说。

“不，这不可能！”马太踉跄几步，颓然跌坐在椅子上。我见他突然脸色苍白，痛苦地用手捂住胸口，不由得吃了一惊：“您怎么啦？”

“心脏玻没关系，多年啦。”马太低声说，“书房医药柜里有特效药，请叫阿芒来给我注射。”

如果我事先知道他的身体状况，我一定不会把话讲得这样直率。我很懊悔。

不过，等到阿芒为他注射了药，又将他扶回寝室休息时，我还是想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博士，布莱恩知不知道激光掘进机已经造成了？”

“他只知道我在设计，不知道样机已经完成。”

“罗约瑟呢？”

马太想了一下：“也不知道，总装工作，是近两个月来我独立完成的。”

“那么，在事情真相没有弄清楚以前，你是否可以不让他们看到这台机器？”

“这是可以的！”马太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就把它搬到我的寝室去吧。不过这台机器很重，我和阿芒力量不够，你也要来帮帮忙才行。”

## 五 碧海遗恨

这以后几天，马太对我非常亲切，经常询问起祖国发展的新情况。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外界社会隔膜的情况非常惊人。其实他手边掌握有各种先进通讯工具，但是在别人的怂恿和自己的偏见之下，除了技术资料，他却从不接触任何其它的消息。他好象为自己修筑了一道无形的高墙，将马太博士岛与整个世界的社会生活完全隔绝起来。这时，我才体会到布莱恩用心的诡秘。他诱导马太性格中悲观厌世的一面，并且不惜代价帮助他实现了这一理想，其目的就是将马太塑造成现在这种单纯的科学的工具，为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服务。

一天黄昏，我和马大坐在走廊上乘凉，欣赏着太平洋上辉煌的落日。正谈得投机，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军舰的轮廓。它径直朝小岛开来，在离岸两公里的地方下了锚。我认出来，这就是最近在附近演习的某大国舰队中



的P级导弹驱逐舰。

马太举起望远镜，也看清了某大国的旗帜。他皱着眉说：“军舰！军舰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忽然闪现了一个念头：“马太博士，是不是布莱恩和罗约瑟来了？”

马太摇摇头：“不会吧？他们怎么会坐外国的军舰呢？”

我坚持道：“不论怎样，你可千万别将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任何人！”

“这个自然。”

我们看见从军舰上升起了一架直升飞机，无疑是有人要来拜访这个小岛了。我相信我的话对马太还是起了作用的，他对很多问题一定也有了考虑。因为他突然回过头来，要我带着高压原子电池躲进他的寝室，没有他的召唤不要出来。不过透过玻璃窗，我仍然可以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

直升飞机降落在礁湖旁边。舱门打开以后，第一个跳下来的是一个身穿花格衬衫的青年，我已经看熟了住房案头的照片，毫不迟疑地肯定他就是罗约瑟。第二个出现的是一个瘦长的欧洲人，戴着金边眼镜，满脸彬彬有礼的笑容，举止中带有的一点斯拉夫人的气质，我想他应该就是布莱恩了。出人意料的是：从机舱中还下来了一名海军军官和六名水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一群人慢慢走了过来，夕阳在他们前方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一片紧张的气氛，笼罩着这恬静的小岛。

马太把布莱恩等人迎进了书房，六个水兵毫无表情地站在门外。

我轻步走到通向书房的门旁，从隙缝里窥探着外面的动静。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布莱恩指着军官说，“这位就是著名的马太博士，这位是海军上校沙布诺夫。”

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身穿一套浆洗笔挺的白色海军制服的沙布诺夫，看起来就象一头北极熊，虽然满面笑容，但掩盖不住一种跋扈之色。他很有礼貌地和马太博士握手，用娴熟的英语说：“认识您极为荣幸。”

“诸位请坐！”马太淡淡地说。

“老朋友，我们又有一年没有见面了，真想念你。”布莱恩亲切地说，“你的脸色不大好，是不是工作太累了？”

“老师，您真该休息了。”罗约瑟插了嘴，“这次布莱恩先生为我安排的休假可真棒，日本东京银座的夜总会，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海滨浴场，法国蒙特·卡罗的赌场...这才叫生活嘛！”

“休假，这是青年人的事罗，”马太说，“你们怎么会乘军舰来的呢？”

布莱恩哈哈一笑：“这完全是凑巧，因为沙布诺夫上校的舰上，装有本公司出产的一台仪器，他邀请我们去检查一下，所以就顺便过来了。”

“仪器？是不是空间放电仪？”马太表面还是那样平静，声调里却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激动，我开始为他担心了。

一阵沉默，罗约瑟的椅子不安地动了一下。

“什么空间放电仪？”布莱恩佯做不解地问。

“就是击落‘晨星号’的那一种！”

马太曾经讲过，科学的语言就是直率的，他从不会兜圈子，所以现在仍然把自己的猜想直截了当地捅了出来，但是这一毫不策略的行动，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马太的这句话，无疑是击中了布莱恩的要害。他不知道马太究竟掌握了多少内幕，也不清楚马太消息的来源，因此足足有十几秒钟

之久，他还是张口结舌，想不出一句合适的答复来。

沙布诺夫知道现在推委是没有用的。他清了清喉咙，代替布莱恩回答说：“博士，我们和洛非尔公司订有合同，委托他们制造各种……仪器，这其中，自然可能有您的发明。”

马太仍然盯着布莱恩：“那么，你对我所作的诺言……”布莱恩急急声辩道：“这些仪器都是防御工具，不是武器！这是和我们的和平宗旨并不矛盾的。”

马太没有继续追问，而是用一种疲乏的声调说：“谈谈‘晨星号’吧，我只对技术问题感兴趣。”

“对了，您真不愧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沙布诺夫眉飞色舞了，“十天以前，一个贩毒犯在我国作案后，抢劫了一架飞机企图逃走。我的军舰刚好在这一带活动，就奉命用‘死神的火焰’将它击落。”

“什么‘死神的火焰？’”马太问。

布莱恩解释道：“那就是利用你远程放电的原理制成的防御工具，不过通过这次实践，我们发现这种武……不，这种工具并没有前途。它很难瞄准，容易受干扰，威力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大。这样，我们准备向沙布诺天上校提供另一种防御工具的方案。老朋友，这就是我们来找你的原因了。”

“你们要我干什么？”马太似乎还是随随便便地问。天已经暗了，他随手打开了台灯，并且把灯罩转动了一下，使自己的脸藏在阴影中。

“我知道你的强力激光器已经设计完成，公司准备投入生产。我们正在欧洲某地的深山中为你建设一座更完备的实验室，想请你去主持一下……”

马太低头不语，我知道这是悔恨在噬咬着他的心。一直到现在，他才认清了布莱恩的真面目，他才觉悟到自己又被人欺骗蒙蔽了十年。他已经在生活中铸成了大错，他生平所信奉的什么善良、友谊、信任，就象建筑在沙滩上的塔楼一样，片刻间都倒塌了。

布莱恩过低地估计了马太分辨是非的能力，十年中对马太的玩弄使他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他现在又将马太的沉默误认为同意，于是更加得意了：“我真高兴我们之间又取得了新的谅解。罗约瑟先生已经表示愿意和我们进一步合作，答应把设计资料交给我们……”听了布莱恩的话，马太愤怒地瞪了罗约瑟一眼，站起身来，气得浑身发抖，用一种嘶哑的、咬牙切齿的声调说：“你们这群强盗！你们说尽了天下的好话，干尽了天下的坏事！你们可以欺骗我一个人，可是你们骗不了千千万万的人！我活到今天才看透你们的豺狼面目，这已经太迟了。可是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们就休想拿走我的激光器！”

罗约瑟赶紧走上来搀扶他：“老师，您不要生气。科学就是一种商品，顾客拿商品去做什么，我们是不负责任的。”

马太愤怒地一把推开他：“卑鄙！你玷污了科学！他们用多少钱收买了你的灵魂？”

罗约瑟低下头，萎靡地躲在一旁，再也不敢正视马太喷火的目光。

布莱恩和沙布诺夫交换了一下眼色，沙布诺夫掏出口笛吹了一声，那六个水兵立刻出现在门口。

布莱恩用一种和缓的，甚至是甜蜜的声音说：“老朋友，你不要误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的神圣的工作，也是为了崇高的和平事业。我们对于这个小岛的保密性已经不能放心，因此决定今晚就把它炸掉。你还是收拾一下行

李，随我们走吧！”

马太在那一排水兵阴沉的脸上扫了一眼，知道他们是想用武力劫持自己了。他气愤填膺，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用一种发自肺腑的声音叫了一声：“你们怎么这样狠毒碍...”他还想再说点什么，衰弱的心脏却已经不能支持了。他踉跄倒退了一步，狠狠地看了敌人一眼，那眼光充满了千般遗憾。

万般仇恨，以致连老奸巨猾的布莱恩和骄横自信的沙布诺夫，都感到了惶恐。一片死寂中马太撒开双手，沉重地倒在地上。

沙布诺夫最先镇静下来。他俯下身去，很快检查了一下马太，然后掏出一块白手帕来拭拭手，满不在乎地说：“他已经不行了！”

目睹了这一幕悲剧，我感到热血沸腾，肝胆俱裂。我抓紧了门钮，准备不顾一切地冲出去为他报仇，可是沙布诺夫的一句话，却又使我冷静了一点。

“真遗憾，我们没有弄到高压原子电池，”他对布莱恩说，“否则，我们马上可以生产适用的死光机了。”

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从赵谦教授的暗杀到眼前马太博士的死亡，都是某大国想制造死光武器阴谋的一个部分！尽管借罗约瑟的帮助，他们可以掌握激光器的设计方案，但他们却不知道马太已经造出了样机，更不知道高压原子电池就在这间房子里。我现在冲出去，牺牲自己是小事，让他们得到这两件产品，那关系就太大了。这样，我就咬紧牙关，强行克制住自己，仍然没有行动。

我相信我是在激动中无意弄出了一点声响，离寝室门最近的布莱恩忽然警惕地朝这边看了一眼，走了过来。这时我真紧张得遍体流汗，心房狂跳。我绝望地四面张望，想找一件防身武器，可是这房里连一根木棍也没有。我多么希望手边有一颗炸弹，让我和这宝贵的机器、和这些狠毒的野兽同归于尽！

布莱恩的于已经握住门钮了，他和我现在仅仅是一板之隔。

我微微弯下身子，全身的肌肉绷得十分紧张，决心和他一死相拼。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绝叫却使布莱恩回转身去。

这是阿芒。他刚拿了一托盘玻璃杯和一瓶酒进来，一见自己的主人倒在地上，就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只有哑巴才能发出的，那种伤心透顶的喊叫。他奋不顾身地向布莱恩扑了过去，一拳把他击倒。直到这时，水兵们才回过神来，手忙脚乱地抓住了阿芒，把他的手反剪到身后。

罗约瑟上前扶起布莱恩，他的半边脸都肿了，嘴角流着血。

看来，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挨揍。

“设计图纸在哪里？”他粗声粗气地问。

“在.....在实验室的保险箱里。”罗约瑟畏缩地回答。

这时，有个水兵跑来报告：刚收到舰上呼叫，情况有变，让快速离岛。沙布诺夫听完，马上对罗约瑟说：“快去取！”又指着阿芒向水兵命令道：“干掉这家伙！立即安放爆炸器，让定时在一小时以后起爆！”

罗约瑟指了指躺在地上的马太：“那么.....他呢？”

沙布诺夫狞笑一声：“我们放的是核爆炸装置，它可以使马太博士岛永远从地图上消失。原子的烈火将为他举行一次隆重的葬礼，而海洋深处也将是他最后的坟墓！”

水兵们把阿芒拖了出去，片刻以后，门外传来一声震耳的枪响，宣告

了这个忠心的仆人的结局。

听到枪声，罗约瑟颤抖了一下，就象挨了一鞭似的，低着头走了。

布莱恩用手帕捂住脸，坐在一把椅子上，狠狠往地上啐了一口：“真倒霉！”

沙布诺夫走到他身边，拍拍他的肩膀，得意地狂笑了：“我说伊万（这大概是他的真名），你干得可真漂亮！你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和资本家的精明！瞧你十年以前投下的种子，现在结出了多么丰硕的果实！只要我们制成了死光机，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击落敌人的卫星、导弹、飞机，击沉敌人的军舰，消灭敌人的坦克。到那时候，我们不但要做地球的主人，而且要做宇宙的主人！我们将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们是无愧于我们伟大祖先的光荣后代！现在振作起来吧，让我们赶快去检查一下实验室，不要遗漏了什么东西。”

布莱恩站起来，随着沙布诺夫走了。

我再也不能等了，立刻跑了出来，将马太抱进寝室，安放在床上。我发现他并没有停止呼吸，心脏还在微弱地跳动，于是又从药柜里取出特效药，为他作了注射。这时，我心中悲愤交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抢救病人，根本忘记了面临的迫在眉睫的危险。

我听见沙布诺夫和他的部下离开了实验室，我知道他们已经拿到设计图了。接着，岛上的电灯全熄了，我知道他们已经破坏了发电站。接着，直升飞机起飞，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命运已定的小岛。

明亮的月光从窗口射进来，四周万籁俱静。在这小岛的某一处地方，计时器正在滴答作响，一分一秒地计算着爆炸的时刻。而在海湾里，一艘小艇正在水面荡漾，可以载我逃生。

但是，我不能离开这个孤苦无助的病人。在这种时刻搬动他，就等于加速他的死亡！我只有静静地坐在床边，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我的心中没有恐惧，只有深深的遗憾。没有见到伟大的祖国，没有实现赵教授生前志愿的遗憾。

突然，马太呻吟了一声，微微睁开了眼睛。他看看我，紧紧握住我的手，老泪纵横，半晌说不出话来。

“他们走了？”好大一会，他才吃力地问。

我点点头。

“设计图……”

我难过地又点点头。

“军舰……开走没有？”

“还没有。”

马太的眼睛突然睁得大大的。在一种超人的努力之下，他挣扎着坐了起来，指着放在屋角的激光器：“快……快把它推到窗口去！”

“博士，你不能再激动，你的身体……”我焦急地说。

“这不是我个人生死的问题，”马太喘吁吁地说，“如果他们拿走了设计图，这是千万人的生死问题！”

我不能再违拗他了。三天以前，我、马太和阿芒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机器拆卸开，分三次运到寝室里来。而现在，出于一种拼命的热情，我一个人就把它推到了窗前。

我把马太扶到了机器旁边，他熟练地接通了高压原子电池，将激光器的强度调整到最大。在强力的电流作用下，激光器射出的红光更加亮得刺目。

它象一柄复仇的利剑，划破了寥寂的夜空。

远处海面上，军舰开始启旋航行，它的身影逐渐消失在水面的雾气之中，可是这致命的光束已经在后面追逐着它，它是无法逃脱毁灭的命运了。

激光的第一次扫射，就把礁湖边上的一排椰子树齐腰斩断，它们哗然一声断裂下来。第二次扫射时，马太的手抖颤了一下，光束接触了海面，于是海水爆裂着，一大片蒸汽翻腾而起，遮蔽了月光。最后，马太终于把光束对准了军舰，我先看见光芒一闪，接着就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军舰在浓烟和火焰的包围中下沉了……马太放开按钮，身子便朝旁边歪倒，我连忙把他扶祝这次复仇已经消耗了他身体中的最后一点精力，他的呼吸愈来愈微弱，脉搏已经难以觉察。月光下，他的脸色惨白得就象一张白纸。他的嘴唇蠕动着，拼命想把充塞心头的千言万语告诉我，告诉一切后来的人。

“我错了！”他缓慢他说，“不把这群鲨鱼消灭，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正义，不可能有和平……”他还想说下去，可是死亡已经来临。我看见他的头一下子低垂到了胸前……半个月中，这是死在我面前的第二个科学家！

我含着眼泪把他平放在床上，用一床白被单盖住他的遗体。

然后，我想起了我也许还有一、二十分钟的时间可以逃生，于是我抱起高压原子电池，拼命朝海湾跑去。那激光器实在是太重了，我实在是无法搬走它。

摩托艇仍然停泊在岸旁，我跳了进去，解开缆索，开动马达，尽快地向大海驶去。摩托艇怒吼着，拖着长长的白浪滑过水面……就在我离开珊瑚岛四、五公里的时候，身后响起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冲激波几乎使小艇直立起来。我尽力保持住艇身的平衡，然后回过头去，只见一股白色的水柱从海面矗起，高入云霄，一朵黑色的蘑菇状的浓烟形成了它的顶盖。片刻以后，水落雾散，浪花如雨。当沸腾的海面最终恢复平静时，只剩下一轮明月照在渺无边际的水面上。这个悲剧性的马太博士岛，就从世界上永远地消逝了。

充满了仇恨，也充满了信心，我驾驶着小艇向着祖国的方向飞驰，准备迎接新的斗争生活。

一九七八年

